

十七世纪中国与朝鲜医学交流史实见证

——《答朝鲜医问》

北京中医药大学 医史文献教研室副教授 梁永宣

摘要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《答朝鲜医问》一书，如实地记载了明万历年间，中国官员王应遴对朝鲜医官尹知微所持疑问的书面回答。原书成书于明天启甲子年（1624），日本曾于享保五年（1720）再次单行。书中所回答的24条问题，主要围绕临床中常见疾病的治疗，亦涉及经络、医学理论等方面。对该书的考察，不仅可以解决医史研究中有关尹、王医学交流的种种疑问，而且还能了解当时朝鲜的医学发展水平及医疗实际状况。

关键词 王应遴 答朝鲜医问 中朝医学交流

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医官之间所进行的高层次医学学术交流史实，已见报道或转载^{1,2,3,4,5,6,7,8}。但是对于朝鲜医官尹知微与中国官员王应遴之间的学术讨论记载，却有许多矛盾的说法。有的看法认为王应遴生活于1223~1296年，故将尹、王交流的时代定为宋代，还有的认为记录此事的《答朝鲜医问》的刊行时代为淳保五年（1380）；诸说并称王应遴为医官，且王氏与尹知微所进行的是面对面医学交流。至于尹、王二人的交流细节至今未见报道。笔者在检阅日本内阁文库内所藏的《答朝鲜医问》的基础上，对以上史实予以考察。

一、关于王应遴其人

王应遴有《王应遴杂集》传世⁹。其中记载王应遴，字堇父，绍兴府山阴县人，曾于“壬子应试都门”（壬子为万历四十年，即1612），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时为贡生，天启三年（1623）出任大理寺左寺左评事，天启甲子（1624）春写《答朝鲜医问》。

关于王应遴其人，《明史》中虽无个人传记，但有一些相关记载：“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，晓望月食。……其日，天经与罗雅谷、汤若望、大理评事王应遴、礼臣李昌及监局守登、文魁等赴台测验，惟天经所推独合。”¹⁰“徐光启崇祯历书一百二十六

卷……崇祯二年敕光启与李之藻、王应遴及西洋人罗雅谷等成书。”¹¹王应遴著有：《备书》二十卷、《乾象图说》一卷、《中星图》一卷、《慈无量集》四卷等书¹²。除此之外，在《王应遴杂集》中，收集了他的另外一些文稿，如《修历书》、《燕游记》、《献志稿》、《长安灯市诗》、《衍庄新调》及《答朝鲜医问》等等。

由此可知，王应遴主要活跃于明万历、崇祯年间，从事修志及天文学方面的研究，他与当时来华的德国人汤若望(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)¹³、意大利人罗雅谷(Jacobus Rho)¹⁴等有交往。另据《答朝鲜医问》中王应遴的“答朝鲜医问题词”所云：“余于此道非世业……但帖括之暇喜阅轩岐以后诸书”，可知王应遴并非医官，甚至不是业医者。因此，把明代末年的王应遴当作医官，甚至将他与尹知微交流的时代定为宋代，是完全错误的。

宋代确有名王应麟，其生卒年为1223—1296¹⁵，但此王应麟与明代王应遴之名，音同字异。因此，将二人混为一谈的结果是，误把明代中国与朝鲜高层次医学交流的时间提前了三、四百年。

明末官员王应遴的一个未被史志所载的业绩，就是忠实地记录了明万历年间、朝鲜医官向中国一方所提出的疑问，并客观地予以了回答，体现了较高的医学素养。

二、《答朝鲜医问》其书

1. 原书概况

《答朝鲜医问》一书，原收于《王应遴杂集》中^{16,17}。该杂集共五册，《答朝鲜医问》与《仁让乡约》一书合编为第三册，共29叶。其它四册为天文及修志一类的记载。该全集目前未在中国国内发现，而仅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。2002年已经在中国国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出版，收于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十二册。

根据该书前王应遴的“答朝鲜医问题词”所记，《答朝鲜医问》成书于明天启甲子年(1624)¹⁸。该书于日本享保五年(1720)单行，题名为《朝鲜医问答》¹⁹。

《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》根据单行本的目录所载书名，将其著录为：“朝鲜医问答 朝鲜尹知微问 王应遴答 享保五刊。”此单行本共31叶，在正文前增加了“朝鲜医问目录”，记有问答24条及问10条，但未刻原有的王应遴题词，而这一题词是考察此书形成始末的最重要的材料。至于正文，《朝鲜医问答》和《答朝鲜医问》两书完全相同。单行本文末记有：“皇都中村孙兵卫富平镌板”。跋中题“享保五年庚子扶达子秃计望，洛东逸士长冈恭斋丹堂”。是为单行本的出版者与出版年。

但是，享保五年（1720）日本复刻此书的时间，不知如何被中国的学者误抄为淳保五年。经查中、日两国并无此年号，因此，将《答朝鲜医问》一书的成书年代定为淳保五年的1380年是毫无根据的。

关于尹知微其人，日本学者三木荣氏谈到²⁰：尹为坡平人，宣祖卅九年（1606）丙午中医科，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及四十一年在官通训大夫行内医院直长，与内医院直长李希宪共担《纂图方论脉诀集成》、《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》、《东医宝鉴》、《新纂辟瘟方》、《辟疫神方》几书的监校^{21,22}，后官至内医正。朝鲜的内医院相当于中国明代太医院的王室医疗机构，“正”为内医院的最高职位，属正三品堂下官⁶，可见尹知微在宫廷中是有一定地位的。因此，他代表朝鲜来向中国进行质问也不是偶然的。

《答朝鲜医问》一书卷首署名为：“朝鲜国贡使内医院正崔顺立，安邦正尹知微问，文渊阁管理诰敕大理寺左寺左评事王应遴答”。依据这一段文字，三木荣氏认为：《答朝鲜医问》一书是朝鲜医官尹知微随行赴京使于北京滞在中，与明王应遴医事问答的笔谈记录。并有“（尹）与王应遴进行医事问答的记录”之语²³。

然而在王应遴“答朝鲜医问题词”中提到的事情真相是：壬戌（1622）等年，朝鲜派使来国，“偕内医院正尹等官，以医事来请。”、“皇上允其请，大宗伯移文太医院。令答之。顾其所问，虽皆纪载我内地板行书中者。乃誊写不无亥豕，方音不无迷谬。而其中意义，亦不无原自深邃未易测识。”而王应遴本人虽非医者，然因他平时“喜阅轩岐以后诸书。偶于长安邸舍中，患宵首之疾，偃卧浹旬。”“故取其所问或忆之载籍所见，或触之师友所谈，稍为拟答，得二十四条，口授记室笔之。其原答已明者不再答，其原不能答者不敢答。”文末载“天启甲子春仲朔，越人王应遴堇父题于燕邸之函三斋中”。

从上述题词中可知，王应遴担任大理评事后的第二年，即1624年，卧病长安邸舍时，取朝鲜医所问问题，据其平日所读书籍，或从师友处所得医学知识，口授于秘书，笔录了24条疑问的个人解答，此即《答朝鲜医问》。据此，王应遴并没有与朝鲜医官进行面对面的医学交流，而只是一种书面问答。

王应遴为什么要回答朝鲜医的问答呢？他自己解释说：“倘令彼国见之，曰：非世业者而亦能若是，则海宇广大，何所不有可知？”²⁴这种思想出现在封建时代的官员头脑中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2. 主要内容

《答朝鲜医问》前记 24 条问题，并逐一回答。问题主要围绕临床中常见疾病的治疗，亦涉及经络、医学理论等问题。

王应遴在回答各种问题时，处处注意以中国古典医籍为依据。他所引用的古医籍有：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灵枢》、《难经》、《外丹经》，所提到的医学人物有：张仲景、巢元方、王太仆、成无己、李东垣、朱丹溪、戴元礼、薛立斋等，涉及范围很广。

临床常见病或难治疾病的治疗是朝鲜医问答的重点。如“小便不利何药疗之”、“咳嗽日久不愈何治”、“水肿鼓胀治法”、“头痛头风有何妙法”、“痔漏当何法治之”、“凡人无子，调治妇人而不能取效云何？”等等。对最后一个问题，王应遴是这样回答的：

“凡人难子，其因不同，宁独妇人不能生育之故耶？盖多有男子之故焉。夫男子肾虚病有精滑、有精冷、有精清，或临事不坚；即坚矣，或流而不射。症为盗汗，为梦遗，为便浊淋涩，为腰惫不能转摇。为劳热，为虚寒，或服热药过多而精耗，诸如此类。必各按其症以药之。”

王应遴并没有将不孕症的原因全部责于妇人，而是客观地分析了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，并提出治疗必须辨证论治。在当时封建社会中，这种态度非常难能可贵，是符合科学道理的。同时也可以看出王应遴本身的医学知识基础是很丰富的。

关于妇人疾病，朝鲜医官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“《格致论》贾氏妇，但孕三个月左右必堕，何故？”经核实，原文出自《格致余论》卷一之“胎自堕论”。由于包括《格致余论》在内的《东垣十书》，分别于 1488、1529~44 年期间两次在朝鲜刊行²⁵，特别是第二次的刊本为内医院本，其印刷数量多于普通的活字本，因此当时的朝鲜医官可能对朱丹溪的著作有比较深入的研究，并注意到了其中的具体病例。

王应遴亦根据丹溪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释，“三个月时，儿形方化，尚未定像，手少阴养之，心主养，此脏不足则不能荣养。”并强调“此贾氏妇一人之病，非谓凡胎皆然”。“三个月之后为四月，手少阳养之，三焦内属腑，而儿六腑初成，此时如花之结果，瓣方卸而实未坚。风骤侵，势必难于葆疏也。不以文害意，又何疑左右二字耶？”这段解释非常通俗易懂，而又符合临床实际。

对于临床的多发病，朝鲜医主要询问的内容有：“目疾肿热旨用苦寒药不效”、“咽喉肿痛服尽寒冷之药不愈”、“阴虚火动用滋阴降火之药不动云何”、“声暗服清肺之药不效”、“夜不得寐服安神之药不效”等等，均属于服用寒凉药后无效之例，这说明朱丹溪学说中苦寒滋阴降火的方法在朝鲜医学广为应用。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，王

应遴从全面辨证论治的角度，结合临床实际予以解答。他强调“目疾肿热”中有属于“相火有余而阴不足”者，可用参膏或加熟附而愈；“咽喉肿痛”亦有“肾虚而虚火上客”及“肝虚而病生于咽”等病因，提倡用大剂补药，并佐以熟附；“声喑”之病的治疗，“未可专泥于清肺，病属大虚，只宜用六味地黄丸料，加五味肉桂，甚者加熟附数分以补肾根”，并引戴元礼文加以论证；“夜不得寐”病因亦有胃气不和、痰火为患、大病之后不寐等，在辨证论治的同时，要暗投附子，并举光宗皇帝七昼夜不寐之典型病例来说明此问题。总之，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，王应遴提倡稍佐熟附，这可能是受到当时薛立斋温补学说影响的结果。

该书中体现的辨别虚实的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的赞同。在单行本《朝鲜医问答》日人长冈恭斋的跋中谈到：“施治所纲领者，在虚与实尔。苟不察此二者妄投药，则有虚虚实实之误。”“属朝鲜医问答出焉，试其所答，论薛氏之奥义而能分辨虚实。今斯二十四条，殆虽似省略，然藉兹扩充，则临疾悟机变之活法欤。”这也是日本复刻《答朝鲜医问》的重要原因。

除了临床常见病、多发病之外，朝鲜方面对于经络问题亦有涉及。如“齿痛上下牙肿经络何属？”“中风口眼喎邪经络何治？”“癩证何经受病？”“结核瘰疬系何经络，宜何治法？”“妇人乳汁未产先流、既产不吮自出，是何经受病？”“奇经八脉既不拘十二经，何起何继？”其中对于“奇经八脉”的问题，王应遴回答得非常简明扼要：“二十八难所云奇经八脉，督脉行背而应乎阳，起于下极之愈下极长强穴。任脉，行腹而应乎阴，起于中极之下，以上阴毛之际。冲脉，若衝之衝，而气行于上，谓十二经脉之海，起于气冲，此三脉之源也。带脉，如束腰间，循环一周，不可以端言也。阳维、阴维，乃维络之经，如纲之目，亦无端也。阳跷附于太阳，阴跷附于少阴，阳跷由申脉上行，阴跷由照海上行。此阴阳之端也。此八脉之概，非十二经所能拘也”。

其它涉及医学理论的问题还有：“血气并虚当调节何脏为先”，“伤寒寒热似症，表里阴阳安在”，“理中汤用白术有动气去术加桂之说，此动气果病名否”，“上盛下虚、当暑畏寒何故”等等。可见朝鲜医官不仅重视临床疾病的治疗，同时还注意深究病理机制，以及一些名词术语的含义。

王应遴对以上诸多医学问题，尽其所能，引经据典，洋洋洒洒，予以详尽的解答。但正如他自己所坦言，“余於此道非世业”，故他诚恳而又谦虚地声明：“其来问而不能答者，尚种种。既不能妄答以昧此心，又不忍终不答，以令我天朝见诮于异国也。”

因此将其未能回答的十个遗留问题，胪列于其书之末。这些问题主要为《医学正传》《直指方》《得效方》等中的名词术语以及其它一些有关药物名词的解释。他期待着“当世高明，各出所见，以答之”，以“免厚颜于彼耳”。这些问题的解答，现可知主要见于另一本中朝医学交流书《医学疑问》之中²⁶。

文献注释：

- ¹ 郑金生. 医学疑问——明末中朝医学交流史实. 浙江中医杂志. 1983, (8): 375.
- ² 张慰丰. 中朝医药交流. 见: 李经纬、程之范主编.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医学史. 上海: 上海科技出版社, 1987: 108.
- ³ 李经纬等. 《中国古代医学史略》. 石家庄: 湖北科技出版社. 1990: 287.
- ⁴ 三木荣. 《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》. 日本. 思文阁出版. 1991: 323.
- ⁵ 马伯英等. 《中外医学交流史》. 上海: 文汇出版社. 1993: 33.
- ⁶ 朱承宰. 韩国朝鲜时代的内医院和医书编纂. 中华医史杂志. 1998, 28(2): 122.
- ⁷ 李经纬等. 《中外医学交流史》. 长沙: 湖南教育出版社. 1998: 237.
- ⁸ 廖育群等. 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·医学卷. 北京: 科学出版社. 1998: 436.
- ⁹ 明·王应遴《王应遴杂集》明刻本. 五册. 藏东京·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.
- ¹⁰ 清·张廷玉等. 《明史》卷31. 北京: 中华书局. 1974: 541.
- ¹¹ 同10. 卷98: 2440.
- ¹² 同10. 卷98: 2438, 2439, 2455.
- ¹³ 樊洪业. 《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》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. 1992: 69.
- ¹⁴ 徐宗泽. 《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》. 北京: 中华书局. 1989: 375.
- ¹⁵ 昌彼德等. 《明人传记资料索引》. 北京: 中华书局. 1988: 369.
- ¹⁶ 《聿修堂藏书目录》.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. 抄本.
- ¹⁷ 同4: 323, 336.
- ¹⁸ 《朝鲜医问答》. 日本刻本, 享保五年刊, 藏内阁文库.
- ¹⁹ 小曾户洋. 《日本汉方典籍辞典》. 日本. 大修馆书店. 1999: 425.
- ²⁰ 同4: 202.
- ²¹ 朝鲜·许浚《东医宝鉴》. 北京·人民卫生出版社. 1955: 2.
- ²² 金信根. 《韩医药书考》. 韩国Seoul大学出版部. 1989: 156, 175, 307.
- ²³ 同4: 336.
- ²⁴ 同9. 王应遴. 《答朝鲜医问·题词》.
- ²⁵ 真柳诚. 《东垣十书》解题. 和刻汉籍医书集成·第六辑. 日本エンタプライズ株式会社. 1989: 17.
- ²⁶ 梁永宣. 《医学疑问》与《答朝鲜医问》比较研究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. 2001, 7(2): 67-69.